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要義 卷首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錄監生臣龔　燧

經部五

春秋左傳要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亦所輯九經要義之一也其書節録註疏之文每條之前各為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與諸經要義體例並同考了翁序李明復春秋集義云余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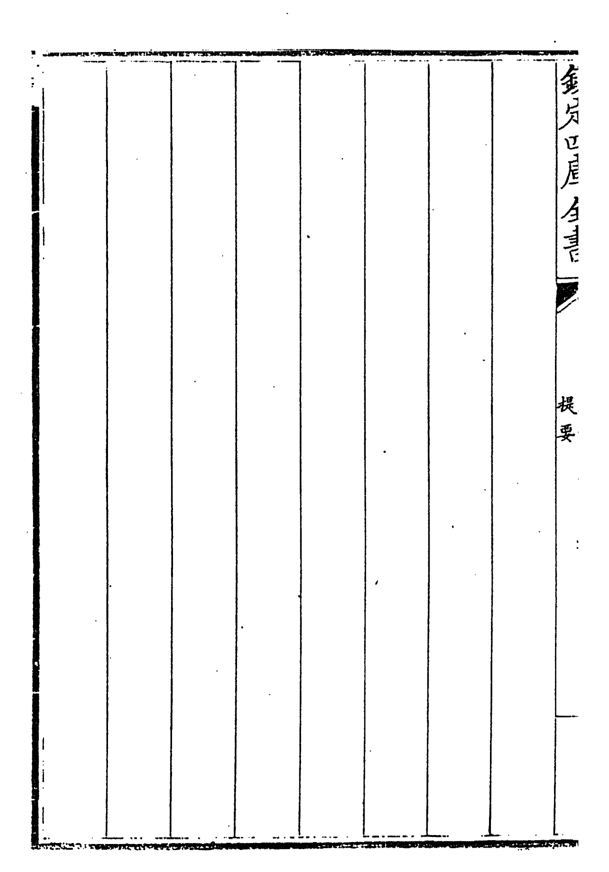
謂此為經世之大法傳心之要典余懼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經尚慮觀書未廣擇理未精故未敢輕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為是書云云是了翁亦嘗裒輯衆說以註春秋其書未就而其所取于註疏者則尚見于是編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刋除不録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蓋左氏之書詳于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

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于此了翁所輯亦可謂得其要領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此本僅存三十一卷末有萬歷戊申中秋後三日龍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稱當時鏤帙不全後世無原本可傳甘泉先生有此書三十一卷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相示因識數言于後云則亦難覯之本矣然甘泉為湛若水之號若水登弘治乙

丑進士至萬歷戊申凡一百四年不應尚在彭年與文徵明為姻家王世貞序其詩集稱年死之後家人鬻其遺稿則年死在世貞前萬歷末亦不復存且九經要義皆刪節註疏而跋稱其訂定精密為先儒所未論及尤不相合疑殘本偶存姦黠書賈偽為此跋而未核其年月也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左傳要義卷首

宋 魏了翁 撰

序

一

漢儒雜取公穀以釋左氏惟杜氏專門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苴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

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寛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

二劉炫翹楚然規杜失未當

劉炫於數君之内實為翹楚然聰明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

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

三箕戰稱人與敍戰不可同

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敍戰同案敍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

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

四 襄公傳姑姊字杜劉異義

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葢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

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

五

孔穎達貞觀中上正義三十六卷

今奉勑删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

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隋德素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

六

釋日月甲子之義

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燿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

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橈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黄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鈌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

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

七 無事書首月亦有書仲月

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説也然一時無事則

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

八 辨文王周公作易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太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

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鄭玄案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為易之文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九赴告可通稱及違舊章

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

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亾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已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

十 左傳傳授源流

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别録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

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

一十武帝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詆之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書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詆左氏左

氏之學不立

十二 自劉歆後章句義理始備

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詁訓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

詳畧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依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十三舊有春秋之名仲尼修魯史為春秋

春秋之名經無所見惟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大子之法云敎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敎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

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所記以為春秋

十四 春秋亦有無時無月

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

可知

十五 以日月為義例惟卿卒日食

攷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

歛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歛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畧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歴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

十六　經有重書日非義例

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十七 載歲祀年之別

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

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别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歳名周時始有年稱

十八 賈賀釋春秋二字未當

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為正言

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

十九諸侯無內史多是太史

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益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益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

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黒強與薫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

二十　左氏南史外史非官名

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葢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

一二十一左右非史官之名左記動右記言

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

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静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

二十二 簡策牘牒畢札方版等制

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説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編簡

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
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
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
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
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
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
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
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

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

二十三　大事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

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弑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

二十四　經據策書傳馮簡牘

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二十五

魯君子左丘明傳春秋

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

二十六

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之等

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

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絶不為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

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

二十七 釋鄭魯朝宿湯沐之邑

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為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勲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

二十八 晉乘楚檮杌亦名春秋

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晉楚之人皆言春秋不言乘

與檮杌春秋是其本名晉楚別立私號

二十九 杜氏所見言左氏者十數家

古今言左氏春秋至十數家前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傅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

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䖍頴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為之注此等比至杜旹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三十 杜不取公穀簡二傳去異端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

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三十一　劉賈許穎及服虔優劣

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

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詁訓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杜以為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三十二　丘明作傳與經别行

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别行何止丘明公

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經傳聚集而解

三十三

賈逵鄭玄盧欽等謂孔子立素王

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説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

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

三十四　吾其為東周鄭杜異義

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惟鄭玄獨異以東周為成周則非杜所用也

三十五　湯文周孔困戹

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絶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

三十六 西都東都西周東周

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為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為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首

春秋左傳要義卷一

宋　魏了翁　撰

隱公元年

一服題隱公左氏傳解誼杜題經傳集解

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别行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

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益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益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為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

二杜元凱家世及所著春秋書

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大僕諡戴侯

也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壻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嘗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横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歴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户時人號為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

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註書皆稱為傳鄭玄則謂之為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

三元兼始適二義妃通適妾

傳惠公元妃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

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匹故註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

四

適長稱伯庶長稱孟春秋時不盡然

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

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為適而稱伯趙氏恒為庶而稱孟者也葢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

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葢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

五 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六 不稱薨不成喪先死不得從夫謚

魯之夫人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言卒故特解之定十

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

七婦人於法無謚生從夫國死從夫謚

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謚或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為之作謚

八　景王未崩妻稱穆后非禮

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

九　諸侯無重娶有繼室繼室不稱夫人

經傳之說諸侯惟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内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内事猶不得稱夫人

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為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

十 手文必古文非隸書

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謂手文有為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仲子

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隷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隷書石經古文虞作㠯魯作𢻱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

一十繼室貴於諸妾母貴則子宜為君

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太子母貴則宜為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為桓尚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為太子帥國人

而奉之巳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

十二 鄭以正朔三而改孔自古皆建寅

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惟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

十三 夏即位春巳稱元秋冬改元春夏即冠年

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别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乗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為元

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十四 諸侯於封内各得改元

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為已有故諸侯於其封内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

十五 天子盟諸侯之禮之時之法

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隣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

十六 諸侯盟之壇之神之牲及口血坎埋

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

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

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並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

胥坎血加書是也

十七 大國制盟辭小國尸其事

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

十八 稱君為罪君稱國稱人為國討

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為賊言一國之

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為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

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中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太子御

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變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

十九 平遷王城敬遷成周春秋後二百餘年周亡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

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

二十天王以仲子者桓母故賵之時仲子未薨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為太子成桓母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葢於時有疾王謂之已薨故使宰喧並歸惠公仲子之賵

二十一 婦人於法無謚當以字配姓

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

二十二 客主皆微無名國地國主亦與盟

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

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執及之内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

二十三 公卿大夫士書爵字名人等例

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益本封絶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以為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

子内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為畿内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為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為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

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為異也

二十四 卿無爵或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

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

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吕伋為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葢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二十五　卿佐之喪託書日不書日以見義

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慎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修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即以新死小斂為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彄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

二十六　辨隱莊閔僖不書即位

傳不書即位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小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

二十七 何休以諸侯無攝鄭難之

膏肓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

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太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公羊以諸侯無攝鄭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鄭亦不從何説也

二十八　邾儀父得王命必在北杏後

正義曰莊十三年會北杏邾人在焉賈服云時已得王

命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鄄傳曰齊始霸則齊桓為霸自鄄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勲儀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

二十九　申呂齊許皆姜姓申改封謝

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

由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絶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三十

段出奔共稱共猶晉鄂侯

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正義曰賈服以共為謚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

三十一 隱莊閔僖皆不修即位之禮

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弟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

宋 魏了翁 撰

隱公元年

一諸說雉不同杜以長三丈為正

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

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為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為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為古學

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

二

侯伯城方五里約考工記文

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為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

三

鄭氏考工典命城方若干里凡兩解

鄭玄以為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

四 杜以典命國家非謂城居

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

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伯五里為正者益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為之法禮義之度未必以為城居也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二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

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宫門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畣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畣高五

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葢亦高三丈也

五　段不言弟不言奔不以國討為文

如二君故曰克正義曰謂實非二君儁傑𤣥盛如似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襲敗取為文夫子未修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為新意者段以去弟為貶宜以國討為文仍存鄭伯見

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

六　鄭伯後來始有殺心服謂本意欲殺

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無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為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

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為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

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

七　禮燕食有牲體殽胾為羮賜賤官

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殽胾非徒設羮而已此與華元饗士惟言有羮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

八　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同

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

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注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意以為事之般類也

九　生賵仲子乃宰咺不違時宜

緩賵惠公生賵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王謂仲子已薨令咺並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賵是則不違時宜文五年王使榮

叔歸含且賵不指所賵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為誰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亦為年月已遠故指其所禭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

十速葬謂之不懷過期為緩

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

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從實而録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於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避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惟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

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

十一經不言速葬惟無故而緩則譏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弑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

十二魯君薨葬惟成公順禮

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惟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

十三士踰月亦與大夫同三月

士踰月者適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

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其實月數同也膏肓

士三月葬今踰月左氏短

十四　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

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

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

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

十五　鄭氏大夫葬數來月非杜旨

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

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寛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

十六 在牀曰尸亦是未葬之稱

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

復見未葬猶見之故以葬為限也

十七 賵賻含襚皆贈未及葬則無譏

賵賻含襚總名為贈但未及葬皆無所譏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

十八 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

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

晉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

十九杜預除喪之說嘗為晉人所怪

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㑹僕射盧欽論之惟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

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

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

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叚暢曰兹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為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為

亟廬杜所不用

二十諸侯不親會葬

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甍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

二十一隱公讓桓不敢為喪主

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注以桓為太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